



紫气(国画) 王有平

藕心菜

胡竹峰

到安庆后,才知道有种菜叫藕心菜;到安庆后,才吃到了藕心菜。藕心菜,我爱吃,不爱吃的人,还没见过。

藕心菜者颜如玉,而不说它像容颜如玉的女人,而说其色泽俨然璞玉——淡淡的一层薄皮,泛着微黄。当你看到藕心菜的微黄时,在视觉和味道上,她是温润的,有一种夏夜露水的清凉,状若雨后荷叶滚珠。

藕心菜是轻的,也是灵的,但不轻灵。当你觉得它轻、灵的时候,就尤其适合在夏天吃了。坐在小馆子里,大排档里,高级餐厅里,或者自己家,在哪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有一盘清炒藕心菜,记得放点青椒,或者喝啤酒,或者吃饭。

更恰当是吃饭,藕心菜是最好的下饭菜,这是我的观点。吃饭本俗事,但餐桌上有盘藕心菜便雅了。

因为藕心菜的香甜悠香,吃的时候,小荷才露尖尖角,映日荷花别样红,误入藕花深处之类的句子蜂拥而至——

那种感觉像春天荡漾着秋天,或者睡在棉花堆中,或者坐在进芝士沙发上,灯光是乳白的,墙壁是乳白的,地板是乳白的,仿佛青春期的梦境。在乳白的世界里读宋词,想着婉约的未来,多年前已经泛黄的浪漫的恋爱往事泛出水面。

我刚才说藕心菜“有一种夏夜的露水的清凉”,夏夜的露水,如果有月亮,会更添诗意,诗意中,还有几分神秘。

月亮下的露水,是神秘的。气息的神秘。我突然觉得藕心菜也是神秘的,味觉上的神秘。有藕的清脆,有蔬菜的香甜,你看看,多奇怪啊。

而所谓藕心,实则是空的,可称无心。我近来特别向往空无的境界,无常难得久,索性空无一物,没个着落。

关于藕心菜的种种,我问过菜农,菜农说是水底的种藕发芽后,还没成形为藕状,因此没有分节,生长极快,十天半月便成尺长,细如手指的藕茎。

我和老吃客闲聊,才知道藕心菜独属夏秋,并非一年四季都有,暮春开始上市。藕心菜属原生态天然水生生物,因为受水质和泥质的影响,外加温度等因素,反不了季节,只能处淤泥之中,不能居大棚之内。

定居中原经年,没见过藕心菜,更没吃过藕心菜,但我吃过藕,藕是藕心菜的阿姨。

藕心菜,又名藕茎菜、藕丝菜,不管什么菜,它是一道好菜。我更喜欢藕心菜的名字,仿佛青葱岁月的女子——

时间真快,阿姨家调皮的小女儿亭亭玉立,转眼就这么大了。

《对赌》

张宁

《对赌》是在中国当前经济背景下写的投融资全程实操小说,为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开辟了投融资这个新领域,是国内首部投融资题材的小说。它以户外传媒行业为背景,通过几家企业的兴衰,展现了在国内投融资圈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诸多事情。

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展示了对赌内幕,对于对赌中的投融资双方,康复之家创始人柏煜认为:“创业者要学会自知,自知才能治人而不治于人。投资者要做到知人,知人方能帮忙而不添乱。”除了对赌,书中还写了企业估值、基金选择、资金使用等融资中没人能避得开的关键环节。

对于融资方来说,本书展现了一条融资上市星光大道,带着你走过从有融资的需求到最终报会上市的全过程。其次,它将投资人的心理和惯用的操作手法揭露无遗。第三,它以融资老手的水准将融资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潜规则、意外和诈骗行为等摆在你面前。对于投资人而言,本书展示了中国式投资独有的现象,可以从中看到创业者的心理、惯用手段以及投资后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。

笔

江淹墓前话别绪

王继兴

说江淹,也许有人会觉得陌生;说“江郎才尽”,几乎人人皆知。其所谓“江郎”者,就是江淹。江淹,是我国南朝著名文学家,曾经历宋、齐、梁三个王朝,早年在仕途上不得志,但诗文写得甚好,后来交了官运,在安富尊荣的现实中,其文学才能显著减退,史称“晚节才思微退,时人皆谓之才尽”。

江淹墓是商丘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但有寥寥几具字迹斑驳的石碑。其中“文品传世”和“翰墨遗香”两具斗方碑刻,较为醒目,下面分别是简介江淹生平及重修墓地的志文。墓前主碑,有盘龙神帽,铸有“圣旨”二字,下书“齐醴泉侯丞相江公讳淹之墓”。其冢不大,一抔黄土,片片衰草而已。尽管如此,在中国文学史上他却是一位少不了的人物。他的诗,于继承前人的流丽之中,极显峭拔苍劲之气,在当时颇有影响。而最著名的作品,还是他的《恨赋》和《别赋》,这是奠定他巍然挺立于中国文学史的两具重要基石。特别是《别赋》,在艺术上更为成熟。

“黯黯销魂者,唯别而已矣。”站在他的墓前,默诵《别赋》开头两句,立马会陷入一种无限感伤、无限忧愁、无限痛苦、无限悲怆的境地之中。因为作者特别善于通过写景和动作描绘来刻画心理,《别赋》对社会各色人等的离情别绪,描写得太细腻深刻、太具个性特色、太动人心魄了!比如,侠客之别的悲壮,夫妇之别的愁苦,游仙者之别的超脱……各不相同。其中,最断人心肠的是情人之别,“春草碧色,春水绿波。送君南浦,伤之如何”,“秋露如珠,秋月如圭。明月白露,光阴往来。与子之别,私心徘徊”。其字句整齐,音节和谐,又能深刻地融情于景,成为千古

现代诗坛

水与田野

(三首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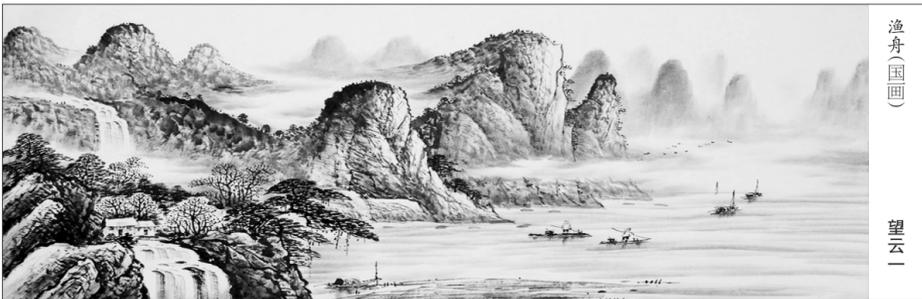
杨国杰

水及其他

天色继续收紧,一个至上体在最高处驾驭神圣的宫殿
它挥一挥衣袖,就吐出一色黎明
作为有的物质,开始孵化,繁衍
水,把物体从阴影中拉向太阳的近邻
强烈的吸收面和盐分,成为五脏六腑
在每年,五体着地
祈求风调雨顺,岁岁平安。

田野里的赠诗

日子开始被期待
此时的乡间小路



渔舟(国画) 望云

杂俎

事若知足心常乐

吴建国

人的欲望是无穷的,社会现实总是难以满足。著名作家刘墉对人类的贪婪本性描述得淋漓尽致:“旅客车厢内拥挤不堪,无立足之地的人想:我要是有一块立足的地方就好了;有立足之地的人想:我要是有位位置就好了……直到有了卧铺的人还会想:这卧铺要是包厢就好了。”世上的人们,大多如乘客一样。

遇事若知道满足的人时常感到快乐,就是要学会自我安慰,珍视自己目前所拥有的,给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定好位,不空想,不妄生痴念,不盲目攀比。宋代诗人林逋在《省心录》中说:“知足者贫贱亦乐,不知足者富贵亦忧。”人生快乐与否,全在于你对人生所持的态度。知足满心理的平衡,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事情,实乃人生一大快乐。心灵的负荷重了,就会怨天尤人。

人生苦短,岁月如流,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敞开心胸,便会云蒸霞蔚。终日为身外之物劳心费神而奔波,岂不知人生总是有许多的无奈与

传诵的名句。《别赋》是江淹早期的作品,所反映的思想和情感,与他早期的处境有很深的关系。不论是身世的牢骚或伤感的别绪,这在当时主要还是些地位较低微的人物所经历和遭受的,江淹将这些思想和情感加以艺术概括,无疑会深深打动许多失意者的心灵,会在社会人们的胸膛产生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和共鸣!

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”(苏轼《水调歌头》)所写,离情的伤感,别绪的悲怆,成了文学艺术反映和描绘的重要内容。中国第一部诗歌合集《诗经》就有许多描写离情别绪的诗句,如:“之子于归,远送于野。瞻望弗及,泣涕如雨”。“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。唐诗关于别绪的名句更多,如:王勃的“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”。王维的“慷慨倚长剑,高歌一送君”。李白的“天下伤心处,劳劳送客亭”。高适的“丈夫不作儿女别,临歧涕泪沾衣巾”。白居易的“一看肠一断,好去莫回头”。杜牧的“蜡炬有心还惜别,替人垂泪到天明”。韦庄的“一曲离歌两行泪,不知何地再逢君”。还有,宋词元曲中也随处可见,如:欧阳修的“离歌且莫翻新调,一曲能叫肠寸结”。辛弃疾的“少日犹堪话别君,老来怕作送别诗”。董解元的“君不见满川红叶,尽是离人眼中血”。

古人的惜别情绪很浓、很重、很执着,很强烈,当然是有原因的。因为那时,交通十分不便,通信条件太差,亲友一旦离别,常常音信全无。甚至,说是“生离”,实乃“死别”。杜甫有一首诗说:“自寄一封书,今已十月后。反畏消息来,寸心亦何有!”他寄出一封家信,已经十个

拥有一个下午时光的静谧

麦田为农事人提供假日氧气
我们缓缓走过乡间小野
暗自给菜园增添故事情节

故乡呵,多么美好的地方
只是阳光不够浓
好委屈了你的身单衣薄

初冬的风清扫落叶小径
我仔细端看你眉目清秀
赞美谁家姑娘如此美貌
你突自的笑,清风一道应和

我给你看林间的飞鸟
又看薄雾中的茅屋
你背靠一颗白杨听风
我举目看你身后的山川若隐若现

我们双手缓缓合十
走入一个下午时光的静谧
归家的时候
一起分担了落日 and 流云

月了,还得不到回音,结果呢,自己反悔害怕起来,怕家里传来令人心碎的不幸消息。这是何等的无奈和痛苦!

科技的进步,为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同样的路程,过去要步行或骑驴或乘舟,风里雨里霜里雪里苦跋涉几天、几月甚至半年,现在呢,地上有高铁,空中有飞机,几个小时就到了,并且掌中有手机,包里有电脑,可以随时通话,率意聊天,高兴了还可通过视频,声音毕现,有如耳鬓厮磨,对面晤谈。即使翱翔太空,宇航员也可以和地球上的亲人随时互报平安。真的,现代科技为我们除却了无数离别之思和惦念之苦。生活在当代,真够幸福!

但是,我也有另外的担心!科技的发展,人心的浮躁,会不会逐渐淡化人际间至真、至纯、至浓的爱情、亲情和友情?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·托夫勒在《未来的震荡》一书中预测,随着超工业革命的开展,“新生育学的影响会首先在地球上引起震动。它将破坏我们关于性、母亲、职责、爱情、养儿育女、教育等传统观念。我们所面临的许多有关道德与感情的选择,都会使我们大吃一惊,震荡我们的心灵”。有关资料表明,今日之美国,性道德的崩溃,性行为的开放,伦理关系的错乱,已出现了令人目眩的光怪陆离的各种奇异现象,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以离婚告终,在华盛顿和纽约等大城市,离婚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。爱情关系尚且如此,何谈其他亲情和友情?何谈黯然销魂的离情别绪?

想到这里,我怦然心动!再默诵江淹《别赋》里所写“是以行子肠断,百感凄侧。风萧萧而异响,云漫漫而奇色。舟凝滞于水滨,车逶迤于山侧。”我不禁凄然……

空间诗

而他们并不体验有失身份
反倒给锯齿上涂抹奶油
但我有弹簧的直尺
好把发展剧中规划的疆土
还原成火车偷换路标的功劳
通常是这样的,世界在等比例中起居栖伏
但在僵死的时刻,空间可以随你放大缩小、歪曲情节
突然你就进入了无人的后院
并在怀疑 那堵墙 只是虚设
你用发问的手指敲他的神经 反驳
梦里的时间(此时你可能正裹着梦的外衣)
“嘿,伙计,是你吗?”
你这样的问了二十多年
你行走时,他在移动
你停下来,他在练习假寐
幸福的时刻是时间减速的时刻
比起记忆中的城
你贪婪地吮吸眼前的城的真实性
而记忆不仅仅影响了内心操守
同时加大了肢体承载力
而搬运啊搬运,自我捆成雪球的搬运
是在填一座空城。

而今晚姜山和“一刀鲜”之间的这场巅峰对决,看起来此时才是刚刚拉开了帷幕。

姜山看着沈飞,沈飞也在看着姜山。

两人都默不作声,也许他们此时都想了很多事情。

终于,还是姜山首先打破了沉默:“沈飞,‘一刀鲜’!我苦苦钻研了八年的厨艺,就是为了和你相遇的这一天。”

沈飞淡淡一笑:“我知道。”姜山也笑了:“可是在知道你身份之前,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。我们之间的这场比试,究竟该如何进行呢?”

沈飞没有回答,他又在挂挂坠上的照片。那照片把他带到了八年前,他突然觉得姜山和八年前的自己很像:厨艺登峰造极,为人处世傲气,而且对“烟花三月”的秘密同样充满了好奇。

想到这里,沈飞忍不住抬眼看姜山,问:“你钻研了八年的淮扬菜,那么,对淮扬菜的特点应该很熟悉了!如果用个字来概括,你能够做到吗?”

“淡!”姜山自信地答道:“淮扬菜注重品尝菜肴的原汁原味,用料不求贵重,讲口味而不讲调味。古语云:大味必淡。这正是对淮扬菜最为贴切的写照。”

“大味必淡,大味必淡……说得好啊。”沈飞喃喃自语了几句,然后对姜山道:“两百多年来,你们姜家一直想当初的那道‘烟花三月’究竟是什么菜。既然能够说出这四个字来,我就满足你刚才的要求,给大家做一道‘烟花三月’!”

姜山骤然动容。沈飞说完,很随意地站起身,跟着段雪明而去。他的身影刚刚在门口消失,众人就迫不及待地议论起来。

老者微微一笑,看着众人换了个话题:“大家不要干坐着,姜先生的这份厚礼现在可以动了,来,边吃边”说着,他自己率先夹起一块鱼肉,吃了两口后,大赞:“好!如此鲜味,妙不可言!”

淮扬众厨也纷纷跟着举筷,鱼肉下肚后,无不满脸陶醉,大加赞美。

众人正吃得痛快,忽然听到不远处一个熟悉的声音道:“这么好的东西,你们可别全吃光了,也得给我留点。”

说话的人正是沈飞,他不知道什

么时候已回到了宴厅内,正笑嘻嘻地看着大家。

众人全都停下了筷子,目光齐刷刷射向沈飞手中托着的一只土钵,那土钵是以黄陶烧制而成,看上去普普通通,毫无特别之处。

“谁都知道,号称‘天下第一名菜’的‘烟花三月’,现在就盛在这只土钵中。”

“这么快就好了?”徐叔忍不住问道。从沈飞离席到现在,最多不超过十分钟的时间,这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“天下第一名菜”,确实让人有些诧异。

沈飞点着头,非常肯定地回答:“好了。”

此时,在座的所有人中,心情最为复杂的无疑便是姜山了。“烟花三月”,这道神秘的菜肴,姜家和“一刀鲜”家族两百多年的恩怨就是因它而起,两百多年来,姜家的后人为了获得这道菜中的秘密,不知做过多少次努力,可他们却始终只能在猜测中承受一种失败的感觉。

今天,这一切终于可以有一个结果。所有的答案,都在那只土钵中。

“这就是‘一刀鲜’代代相传的‘烟花三月’。”沈飞的话说得宛如一杯白水。伴着这句话,土钵被摆在了桌上。

“这就是‘一刀鲜’代代相传的‘烟花三月’。”沈飞的话说得宛如一杯白水。伴着这句话,土钵被摆在了桌上。

一片寂静,所有的人都奋力瞪大了眼睛,甚至连呼吸都忘记了。

他们终于看见了传说中的菜肴:“烟花三月”。只见土钵中清汤寡水,绿的是青菜,白的是豆腐,除此之外,别无他物。

“‘烟花三月’是当年乾隆太上皇御赐的菜名。”沈飞平静地说,“这道菜其实还有个大家都名字,叫做‘青菜烩豆腐’。”

姜山拿起筷子,看看沈飞:“可以了吗?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沈飞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,“大家只管随使用。”

众人伸筷入钵,或取豆腐,或夹青菜,然后小心翼翼地送入口中,闭眼嚼舌,不敢错过半点儿滋味。很快,他们的脸上或多或少出现了失望的神色。

淮扬众厨都把目光看向姜山。

因为这道菜最终关系到的,正是姜山和沈飞的对决。

姜山酝酿许久,终于一字一句地道:“菜做得很好,可它就是——一道普普通通的青菜烩豆腐。”

32

连载

我激动地和村长说:“我去,我去,我上罗子沟去过!”

春节到农村去做什么?除了感受农村节日的氛围,关注农民节日的生活状况,我更想了解知道的是那些贫困户和五保户日子过得可好?我把这个想法和相关部门的领导说了,得到了大力支持,给河南村的困难户特批了1000元的节日慰问金。

农历腊月二十六,上午机关召开联欢会,联欢会结束后,意味着一年工作大体告一段落。下午我回家收拾背包,把女儿从单位拿回来的挂历,装了几本,好送给村长、书记们,算是过年的礼物吧。临行,我又把女儿为我过年买的两瓶茅台酒,偷偷地装进包里,我知道书记和村长愿意喝点,过年了嘛。有酒大家一起喝,是个高兴的事!

下午4点50,大客载着满满一车回家过年的旅客和他们的包裹,驶出长春客运站,向汪清方向开去。

车上的乘客绝大多数是青年人,学生早已放假,到现在才回家,应该都是在异地工作回去过年的人们。

“大哥,你也是汪清的吧?”可能是旅途寂寞,车厢里是最容易让人沟通的地方,同座的女孩主动和我搭话。我摇了摇头。

“那你是省会的?”女孩继续续问。

我轻轻地点了下头。

“到汪清是上亲戚家?”

看到女孩清纯的目光,我不想撒谎,我说:“我是省里的下派干部。”

女孩重新认真看了我一眼,问:“你下派到汪清?”

“不,罗子沟。”

“要过年了,还上农村去?”女孩目光里明显带着疑问。

我笑了:“感受一下农村过年的气氛,顺便走访几户贫困户。”

“农村过年有啥意思,又冷又不好玩。”女孩子伶牙俐齿十分健谈,她想了想说:“不过上沟里过年倒是能吃到野味,野猪,野兔子什么的。”

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事,我说:“那不是国家保护动物吗?怎么能随便吃。”

“没有人管吗?”

“有一次他们被人抓住了,好像是林业局的。没罚款,那人最后说让我小舅给他打一只。”

“你小舅给他打了?”

“能不给吗?我小舅说人家那么讲究,特意挑了一个大的送给他的。”

“管野生动物保护的,抓住别人让人给他打野生动物,这还算讲究?这也太黑了。”我有些愤愤不平地说道。

谁知那女孩子对此事却很看得开:“现在社会上不都是这样吗?别说国家干部了,就连当村长的上来得想揍点。”

我笑了,和她道:“你可是了解情况了,现在一是村里都比较困难,二是村里的财务都是镇里管,村里自己说了不算,连接都没处接去。”

女孩子说:“真是是揍不到,那他们为什么还花钱当村长呢?”

“花钱?”我说:“村长可都是老百姓自己投票选的呢。”

“那选票都是村长花钱买的。我小舅当年当上村长就花了不少钱。”

“你小舅也是村长?”我问她:“他是哪个村的?”

小姑娘谨慎地看了看我,说:“哪个村的我不能说,但他们村选举时他确实花了不少钱。”

小姑娘从腿上的包里掏出一个橘子,边剥边说道:“我小舅上我家说,现在农村选村长,不少村子是可以花钱买选票的。老百姓也不反对,因为他们还是能得到实惠的。开始时,经过明的暗的淘汰,最后剩下我小舅他们两个候选人,对方那人最先是出100元一张选票加一桶油。我小舅直接出到200一张。背地里请人吃饭的钱就不算了。后来对方感觉情况不妙,加码成300元一张加桶油,小舅先出到100的再补200!当然我小舅也不认输,马上加码500一张。一般家有四五口人的,差不多就收入2000元,一笔意外之财啊!更何况老百姓还可以两边收,你不收还不行,说你是瞧不起他,不想选他。到了500元的档次,对方吃不消了。村子500多人,有选票的就算三分之二,也有300多人,全买当然不用,至少一半吧。亲朋好友可以不买,也得七八万。最后的结果是我小舅当选了。据说对方3万多元的投入打水漂了。”

其实夏天时,几个村长和我闲聊时,确实也说过有的村子花钱买选票的事,但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!

不过我还不明白,我问小姑娘:“村里没有钱,当村长投入这些钱怎么才能收回来呀?”

19